

1
●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城市发展史

—— 起源、演变和前景

The City in History

A Powerfully Incisive and Influential Look 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Form through the Ages

[美] 刘易斯·芒福德 著
宋俊岭 倪文彦 译



CITY PLANNING & DESIGN THEORY

LEWIS MUMFORD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一部高层次的宇宙观和悲剧性史诗，不仅仅是城市历史。”

——《纽约时报书评》

这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出版伊始立刻被公认为一部杰出的著作。本书一开始，刘易斯·芒福德对城市的起源和性质作了开创性的阐述，接着，沿着时空的推延，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经过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直到近代世界，芒福德对城市的变化和发展作了深刻而详尽的论述。但是，芒福德并不认为城市注定会变成市区拥挤阻塞、郊区四散蔓延、社会分崩瓦解，他进而勾画出了一个框架，使城市的技术设施、生活需要和社会准则三者结合在一起。芒福德的这部获奖之作，内容极为广泛而深刻，引人注目，令人敬佩，“是远远超过了对自古至今历代城市文化的研究。它是文明的复兴。”

(Kirkus 评论)

对城市形式的这一极有价值的研究已成为一部非常珍贵的文化和历史著作，美国图书馆联合会已将此书选作永久保存图书。

“应该列为 20 世纪重要学术著作之一。”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刘易斯·芒福德 (1895—1990 年) 于 1955 年入选美国国家艺术与文学学院。并于 1964 年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奖章。他的著作还有：《城市文化》、《人类景况》、《解释与预测》、《生活随笔》。《城市发展史》于 1961 年出版。

《城市发展史》 [美] 刘易斯·芒福德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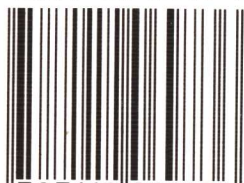
颇具影响力，深刻阐述了自城市形成以来的城市发展历史，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封面插图：Map of Paris © Leonard de Selvea/CORBIS,

Fresco by Giotto © Elio Ciol/CORBIS; all other images © Photo Disc

英文版图书封面设计：Vaughn Andrews

ISBN 7-112-06973-4



9 787112 069736 >

(12927) 定价：98.00 元

责任编辑：董苏华

姚丹宁

吴小亚

封面设计：蔡宏生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城市发展史

——起源、演变和前景

[美] 刘易斯·芒福德 著
宋俊岭 倪文彦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4-218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美）刘易斯·芒福德著；
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ISBN 7-112-06973-4

I. 城... II. ①刘... ②宋... ③倪... III. 城市史
-研究 IV. 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1287号

THE CITY IN HISTORY by LEWIS MUMFORD

Copyright © 1961, 1989 BY LEWIS MUMFOR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COURT,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大苹果著作权股份有限公司代理，HARCOURT, INC. 正式授权我社
在中国翻译、出版、发行本书中文版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美] 刘易斯·芒福德 著

宋俊岭 倪文彦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作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43 插页：51 字数：750千字

2005年2月第一版 2005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定价：98.00元

ISBN 7-112-06973-4

TU·6214 (1292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100037）

本社网址：<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中文第一版序言

我丈夫早年有许多梦想，其中之一便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到中国去广泛地游历一番，以便亲自去体验她伟大的文化和历史。那时他就认识到，对于一个想要探索欧洲文明的基础的人来说，了解中国的过去乃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梦想一直持续了很久，但历史事件的进程却从未令其实现。因此，现在得知他的著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重视，得知他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城市发展史》一书的中文译本即将出版，我丈夫和我们全家都甚为高兴。我丈夫和我对此由衷地表示感谢，我们深感这是一种快慰和光荣。

我很遗憾，我丈夫现已 92 岁，如今已不再从事文墨，因此本书中译本的序言只好由我来代笔。起初我想以他的名义来写，后认为这样做从历史来看将是荒谬的；所以，或许此序言可以签上我们两人的名字？

刘易斯·芒福德
索菲娅·芒福德
1987 年 4 月 8 日
于纽约州阿米尼亚

原 序

本书开篇叙述了一座城市。这座城市，象征地看，就是一个世界；本书结尾则描述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从许多实际内容来看，已变为一座城市。在追寻这一发展的全过程时，我力求述及城市的形式和功能，述及城市产生的各种目的。我深信我已经证明，城市一旦消除了它有史以来的固有缺陷，它将来发挥的作用将会远超过历史上所发挥过的作用。

如我其他有关城市的论著，在这本书中我也尽可能把论述范围限定在我直接考察过的城市和地区内，限定在我长期钻研过的资料范围内。这样，我的论述就只能限于西方文明，即使在西方文明这个范围内，我也不得不舍弃大片有意义的地区，如西班牙、拉丁美洲、巴勒斯坦、东欧和苏俄。这些欠缺使我感到遗憾，但既然我的研究方法要求亲身经历与观察，这是参考书所无法代替的，所以恐怕要待来世才能写得周详备至了。

附带说明，《城市发展史》一书的内容可以代替《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一书中有限的历史叙述部分：那本书最初四章中的内容现在就贯穿在这部著作的18个篇章中，但篇幅比原来长2倍多。因此，如果读者偶然发现这一新建筑中还保留着老建筑物的一些颓垣断壁，就像在罗马城偶然看见一段塞尔维亚王国的墙垣那样，请不要苛责我过于笃实。我只将那些我无力将其改写得更好，或因资料所限难以进一步扩充的片断，原样保留了下来。这样保存下来的材料恰可使全书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内容很充实；反之，假如我抛弃原来的构思，像个投机取巧的筑路工那样用轧路机把整个地段碾平，这本书就不会具备现有的这些特点。这种处理办法也恰当而形象地反映了城市本身的历史发展。

刘易斯·芒福德
于纽约州阿米尼亚

中文第一版译者序言

刘易斯·芒福德是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在名人词典中，他有时被介绍为“城市建筑与城市历史学家”，有时又是“城市规划与社会哲学家”。的确，他作为城市理论家，在对历史城市及城市规划进行系统的分析批判上，在论述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上，在学术见解的独到性上，都独树一帜。他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城市发展、文明进步、文化更新换代之间的联系规律。在不久以前，随着西方工业文明屡陷危机，战略家和规划师们重新思考社会和文明的出路时，刘易斯·芒福德博士才在他的垂暮之年名声大噪：1987年底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举行了国际学术会议，专门探讨芒福德著述的意义和影响，1988年4月初纽约州立大学又举行了同样的会议，并以他的名字命名建立了《刘易斯·芒福德城市与区域比较研究中心》，推行他的学术思想。

《城市发展史》发表时，作者66岁。此书确可视为芒福德学术生涯深秋收获季节的代表作。作者试图在此书中描述五千年的城市发展史，试图对城市发展的是非曲直、功过得失作一个历史性的总结。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因为作者研究发现人类文明和城市发展在历史上屡陷危机，尤在近代，二次大战后全球仍然险象环生，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为了使我们对当今世界的迫切任务有足够的认识，我专门回溯了城市的起源。我们需要构想一种新的秩序，这种秩序须能包括有机界和个人的，以至包括人类的全部功能和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城市发展找到一种新的形式。”按作者的看法，人类技术文明发展至今，已使人类城市社会发展到一个贫路口；他说：“这时，如果对历史有了深湛的了解，对那些至今控制着人类的古老决定有

了高度的自觉，我们就有能力正视如今人类面临的迫切抉择；而这一抉择无论向什么方向都终将改变人类。就是说，人类或者是全力以赴发展自身极其丰富的人性，或者俯首听命，任凭他自己发动起来的，并几乎是自动运转着的各种力量的支配，最后沦落到丧失人性的地步……”以此为动机，作者在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证据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城市的起源，接着便逐一描述分析了一连串的城市文明，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希腊—罗马文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近代工业文明，直至处于核威胁下的当今世界。该书是作者数十年潜心研究与反思的成果，它不仅详尽论述了城市在各个历史时代的形式与功能，尤可贵的是，它大胆而生动地从宗教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描述了人类自身的发展过程，引人入胜地追述了城市和人类文明漫长寂静的过去和动荡多事的当今；同时满怀信念地预言了城市与人类文明的未来前景。作者不仅能对人类面临大规模破坏的危险发出警号，更能掠过危险看到希望，他坚信人类的创造潜力和新制度能够改造城市的形式与功能，并同时改造人类自己。

这本书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广博：作者的研究论述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大跨度的，且较细致全面。他对西方历代文明兴衰更迭的精采论述，在读者眼前隐现出一条沿时间长轴波动发展的一连串正弦波线，其中每一升降周期代表一代文明，分别历时几千年或几百年不等；新旧两代文明交替时则有一段相叠的时期。作者认为，当今世界的局面正是这种交替时期的特征：无论处于早春时期的生态文明或是处于残秋阶段的工业文明，都不能战胜对手控制全局。

即使对某一特定历史文化的研究，作者也采用一种深入的多层面的分析方法。例如他对古希腊城市文明就详尽描述了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如何以祭神活动为核心，逐步吸收、积累了外域文化，发展了建筑、艺术、诗歌、戏剧、体育、卫生、医疗，以及哲学、科学事业，描述了希腊文化的兴衰史。对其鼎盛时代，他写道：“这些人（指苏格拉底、索福克勒斯等）是新兴的希腊城市的杰出代表和化身，他们智体发达，文武双全。与他们同时产生的，是一大批艺术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这些伟人凭自身的存在体现了城市文化的这次历史性突变，它在不到两个世纪的短短时间里，在几百万人口之中产生出极丰富的人类天才，烘托出一个极繁荣的文化时代，除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任何历史时代都不能与之相比。”他也从古罗马的寄生性城市生活中总结了历史教训：“无论从政治学或城市化的角度来看，罗马城都是一次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罗马

城市的历史曾不止一次地发出典型的危险警号，警告人们城市生活前进方向不正确：哪里人口过度密集，哪里房租陡涨，居住条件恶劣，哪里对边远地区实行单方面的剥削，以致不顾自身现实环境的平衡与和谐——在这些地方，古罗马的遗风便几乎会自行复活。如今的情况正是这样：大规模的竞技场，高耸的公寓楼，大型比赛、展销和足球赛，国际选美比赛，被广告弄得无所不在的裸体像，经常的性感刺激、酗酒、暴力等等，都是道地的罗马传统……这些东西便是厄运临近的征候。”“394年，奥运会举行了最后一次运动会，474年罗马浴场流尽了最后一滴水。529年雅典学院关闭了，这是最重要的希腊精神象征，没有它，社会生活会变得过分追求物质满足。”“至此，古典世界的古老灯火便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讲求体魄健壮而又精神健康的古希腊文化，同基本上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古罗马文化一起从欧洲消亡了。”类似这样的论述，到近代现代则更多更丰富。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深刻，极富哲理性。在作者的论述中，城市实质上就是人类的化身。城市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史，反映着人类社会，人类自身同样的发展过程。作者认为城市是改造人类、提高人类的场所。他很形象地描述说：“最初城市是神灵的家园，而最后城市本身变成了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人性在这里得以充分发挥。进入城市的是——一连串的神灵，经过一段段长期间隔后，从城市中走出来的是面目一新的男男女女，他们能够超越其神灵的局限，这是人类最初形成城市时始所未料的。”作者试图证明，人类凭借城市发展这一阶梯步步提高自己，丰富自己，甚至达到了超越神灵的境地。他认为这才是城市最重要的功能和目的：“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朽物为活灵灵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城市乃是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陶冶人。”芒福德在阐述城市发展过程中，用一种多视角的方法，将城市的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活动与城市的规模、结构、形式和设施等的演变和发展结合起来，并揭示了这两方面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他的一些深刻见解尤其集中体现在本书第十七章“特大城市的神话”之中。书中还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弊端，其中的论述切中时弊，鞭辟入里，促人深思。

许多人认为芒福德是有机规划和人文主义规划思想的大师。他在本书中系统总结了西方城市规划的发展过程，对中世纪城市规划极为赞赏，对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评价极高。对于未来社会和城市的发展，芒福德提出的总目标是把它们向有

机状态进行改造。具体任务包括：努力创造各种条件来开发人类智慧多层面的潜在能力；重新振兴家庭、邻里、小城镇、农业区和小城市；以小流域地区作为规划分析的主要单元，在此地区生态极限以内建立若干独立自存又相互联系的、密度适中的社区，使其构成网络结构体系；把符合人性尺度的田园城市作为新发展地区的中心；创立一种平衡的经济模式；复兴城市和地区内的历史文化遗产，将其建成优良传统观念和生活理想的主要载体；更新技术，大力推广新巧、小型、符合人性原则和生态原则的新技术。他还论述了与这种物质载体相配套的政治秩序和行政组织，并将这一切的综合称为区域性城市。这就是他关于生态文化的一些主要构想，也是生态文化在城市规划上的一些具体表现。

译介此书是我国许多学界前辈的夙愿，也是当今我国城市科学人文科学界的迫切需求。荣当此任，伏案数年，几经疲惫……于今脱稿，一则喜于弥补了我国社会科学、城市科学界这一多年的缺失。二则深知芒氏此著既广且深，译文虽穷全力，不当之处恐难尽免。恭请海内外学者文士赐教。

译介出版此书，曾获得芒福德博士和芒福德夫人的热忱支持和协助，也曾蒙吴良镛教授、洪汉鼎教授、连苏华副教授、理查德·汤利-奥尼尔先生、高玉琮先生的真诚指导、帮助、协作和支援，译者谨此致以深挚的敬意和谢意。

宋俊岭 倪文彦

1988年7月

常新的理论，常青的记忆

——中文第二版译者序言

很不容易，芒福德这本经典著述的中译本在脱销 15 年之后终又再版，这要感谢建工出版社方面的巨大决心和努力。当年的译者、责编都已经退休，但是对芒福德的人格、思想和理论，结合当今我国社会现状和研究现状，还有许多该说的话。

首先，可爱的、多艰的祖国和人民正继续经历着历史性变革，这种变革之深之难之漫长，年轻人恐难以立即透彻领悟。笔者以六七十岁的人生阅历，有些话，很想说在这里：

到“文化大革命”最深重的黑暗年代，笔者已经在农场劳动了十余年，亲历和目睹了各种怪现象，开始领悟到：我们对社会的基本理论把握是有问题的。复杂的社会机理，多变的人口现象，活跃的经济活动等一切复杂的社会问题，都在“政治是统帅一切的”、“纲举目张”、“阶级斗争……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简单口号下，被异乎寻常地简单化了。结果是民族遭殃，是多年的停滞，是全国农业人口的人均年收入仅合大约每人每天 2 磅玉米粒儿（1976 年）！而中国在其他科学领域并不十分落后，唯独人文社会科学……因而，新时期伊始，笔者便自觉选择了社会科学岗位，相信这里是最需要也最能效力的地方。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笔者以“向人间偷运天火”的心情，一连翻译出版了许多学术经典，滋养了我国发展中的社会科学，芒福德就是在此过程中结识的。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的中国真有过一段很好的科学复兴时期：社会学恢复，城市科学初创，理论研究如饥似渴。我从英文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一卷的“city”这个词条

下，找到了四篇长文，为首第一篇标题是“城市的形式与功能”，阅读后不禁对作者深湛的思想和富有哲理性的论述肃然起敬，比如，像这样一些精湛论断：

“……如果说在过去许多世代里，一些名都大邑，如巴比伦、雅典、巴格达、北京、巴黎和伦敦，都曾经成功地主导过他们各自国家民族历史的话，那首先是因为这些大都城都能够成功地代表各自的民族历史文化，并将其绝大部分留传给后世”等等，就是在这篇论文里讲的。

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说，城市的基本功能在于“流传文化和教育人民”。这样一些十分精辟的见解，别的地方，你见不到！读他的文字，真知灼见袭面而来，比比皆是，如身入宝库满目珠玑琳琅。于是，我就将该文逐字逐句译出，并刊登于第三期的《城市问题参考资料》上（1982年8月）。这是芒福德的著作首次正式与中国学界见面。

随后，我查阅人名词典，找到了刘易斯·芒福德的简介。精而短的介绍后面，竟然还有他们在纽约州阿米尼亚小村的住所地址和电话号码。我便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写封信寄去了。不料，很快就收到了他夫人索菲娅·芒福德的回信。当时芒福德已经年迈，不事文墨，他最后十年的文字工作都是由夫人索菲娅担当而得以延续（这真是芒福德的幸事，更是我们读者的幸事）。读者从本书中文第一版序言里可以看到这个纪实。

从此，我与译介芒福德的事业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倪文彦先生推荐、吴良镛教授大力支持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早翻译出版他的代表著，直至1990年他的代表著《城市发展史》在中国正式出版，直至后来我到纽约州立大学的芒福德城市与区域比较研究中心教学和访问，并在1994年6月到他们家里去拜访，直至在1995年又在北京召开纪念芒福德的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25年过去，仿佛只一瞬。

芒福德是1990年元月29日在家中逝世的，享年95岁。芒福德的学术思想很有超前性，因而他的价值和意义在其生前反倒被人忽略了，包括在美国也一样。1986年当他女儿代表他接受里根总统颁奖时，曾经这样评述他父亲，“他曾经显赫一时，后来被人们遗忘了，而今又在他的有生之年被世人重新发现……”

读者要注意芒福德成长的历史环境：19世纪可以说是最后一个探索的世纪，因为若认为认知宇宙的大探索开始于15世纪末期的地理大发现，启蒙主义、文艺复兴，那么，到19世纪的人类起源的发现和元素周期理论的创生它已经到了第一个终结。那么20世纪初期的芒福德，就是这个认知历程中继往开来的早

期开端人物之一。芒福德有两个导师，都是19—20世纪里人文科学和城市研究的奠基性人物：一个是帕特里克·格迪斯，另一个是埃比尼泽·霍华德。而这两个人物则是达尔文和赫胥黎的追随者。这就不难理解，芒福德著作中那种积极的自然主义、进化论和人本主义思想传统，如一条清溪，在这几代学者身上是一脉相承的。还要注意一个事实：芒福德年轻的时候正是美国著名的 roaring twenties（或可译为灯红酒绿喧嚣扰攘的20年代），就在这个时代，私人小汽车开始普及到美国家庭。而也正是这个时代，芒福德敏锐地察觉到文明前进的方向不正确，立志要剖析这个社会制度及其根源，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找到新方向。于是，一本又一本的批判性研究著述出版了。他是为人类的长远未来而思考和创作的，这个特点决定了芒福德著作的基本特色：眼界宏阔，立意高远。

1871年，达尔文发表了他又一篇名著《人类的起源》，公布了他震惊世界的研究结论：“人类是从某种比较低级的形态进化而来的；”并且预言了一个微茫的希望：“人类还可以继续提高到一个更加伟大的幸福命运；”并且他说，“那是一个遥远的未来。”90年之后，到1961年，又一部新的、论述人类命运的巨著诞生了，就是达尔文思想的继承者，刘易斯·芒福德撰写的《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这本书的问世把达尔文预言的那个微茫的希望，进一步明朗化。该书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致西方评论家巴赫勒认为，“正如卡尔·马克思对于劳工运动作出的贡献一样，芒福德的工作对于生态运动也有同样深远的意义。”芒福德是工业文明的非理性内容的尖锐批判者，他的论述像一柄楔尖，把混沌不清的两种文化，从思想理论到学术队伍都一劈两半，并在工业（机械）文明的拥护者和生态文明的倡导者之间，掀起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这个论战明确了新世纪里一个突出的主题，就是工业文明的衰落和生态文明的萌起。如今生态保护运动波澜壮阔，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芒福德就是这个运动的思想先驱，连这个领域第一个正式组织——罗马俱乐部——也是在芒福德思想理论的直接催生下于1968年4月建立的。

芒福德的这本书征服了每一个认真阅读它的人。芒福德研究城市的学术思想的第一个特色是整体论。如他自己所说，通过局部去了解一个事物，那是科学；而从总体上去把握它，则是艺术。”以艺术哲学的眼光和笔触去解析人类社会和城市，当然不同凡响。尽管一直有论敌，但这本著作至今仍不失为一部城市科学经典之作。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芒福德写作文笔的优美，罗马大学曾为作者颁发过写作文学奖。

十几年前，一位芬兰作家，佩卡·库西，发表了一部作品，《我们这个人类世界》（This World of Man）。该书在中国没有引起太多重视。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人类进化的本质是文化进化（以区别于生物界的单纯生物进化）。而人类文化的重要表征，根据芒福德的归纳，一个是语言文字，另一个就是城市了。芒福德论述说，城市同语言文字一样能实现人类文化的积累和进化。尤其，芒福德在本书中论述了一个规律性的主题：人类文明的每一轮更新换代，都密切联系着城市作为文明孵化器和载体的周期性兴衰历史。换言之，一代新文明必然有其自己的城市；他这个发现很有些特殊意义。因而，整个人类的弃旧图新，离不开城市的根本反思和进步。芒福德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研究和论述城市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书中不厌其烦地旁征博引，时空大尺度回溯历史，千方百计追根寻源寻求答案的原因，也是特别需要我们留意吸取的知识和方法。有关芒福德的生平事迹和杰出贡献，本书中文第一版译者序言中多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只简略提示如下几点：

芒福德所论述的城市，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介质。城市不仅仅是居住生息、工作、购物的地方，它更是文化容器，更是新文明的孕育所。这应当算是他的城市理论体系的第一个特征。他之所以能如此，因为他撰写本书的目的，正在于为人类从一个矛盾百出，冲突剧烈的世界里，寻求出路。他论述城市不是见物不见人，而是见物又见人，以物见人；论及文化，又偏重精神文化，由物质见精神和精神价值；这恐怕是任何不大讲求文明“彼岸性”的社会需多加思索的。

芒福德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很有启发和教益。深刻的理论配以严谨生动的语言，尤其多格言警句；例如他说：“城市的主要功能就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朽物为活灵灵的艺术造型，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以及，“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这大约就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了。”等等……因而，这些可以用作审视任何城市时的要件，也是建设和管理城市时需认真研究、正确回答的问题。

文如其人，芒福德的人格令我景仰。纽约州立大学芒福德研究中心主任瑞·布朗姆里教授的纪念文章，对芒福德高尚的人格有很好的介绍。容许我在这里稍微回忆一下我1994年6月随瑞·布朗姆里教授对芒福德故居的拜访。

阿米尼亚小村位于纽约城以北约80英里处，在哈德逊河以东，康涅狄格州界以西。地处一个山明水秀环山合抱的河谷地带，周围景色秀丽，很有田园诗般的意境。虽称为村，却俨然市镇景象，道路整齐，街灯、花坛，应有尽有；街市清洁安静，

几乎没有行人。我们从道路旁的公共图书馆打听到芒福德家的地址，顺便还得知这个小图书馆的许多藏书和画卷就是芒福德家捐赠的。

他的家是一幢十分平常的农家住宅，白色，木结构，两层或者三层（可能有地下层）。芒福德夫人索菲娅也有90多岁了，满头银发，思维敏捷，声音洪亮。只是像许多老人一样双脚浮肿，行走已经不大方便，须扶持一个铝合金的行走器移动，但神情很活跃，爽朗健谈。索菲娅热情地打开一道道门让我们参观……依照当地标准，这所房屋是十分俭朴的。楼上是卧室，楼下是客厅、书房、厨房和餐室、小卧室。客厅里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拜者敬献的礼品，其中有一枚呈心形，上面用印地语和英语镌刻着“世界的心”的字样，赞颂芒福德热爱人类的博大胸怀。芒福德生前工作的书房，面积不足6m²，门接客厅，窗临花园，门角靠墙是芒福德的工作台，这小小的书桌，我用手丈量了一下，宽两柞零四指（约50cm），长约4尺，很像我国小学生合用的课桌。桌子的一端是台很旧的打字机，对面的墙壁上，钉着三排等距的小钉子，小钉子上挂满了曲别针，上面别着完成或者没有完成的画片、图片、卡片之类，如此生动，如此逼真，让我真有朝觐圣地的情感。在客厅里的长谈中，我了解到，这个俭朴的居室里，常来拜访的有著名作家、诗人、博物学家，这些文坛巨子许多就居住在这附近，正所谓是个“谈笑皆宏儒，往来无白丁”的好地方！在院子里拍照后，索菲娅领我们看了当年热闹的小火车站，告诉我们，当年他们夫妇两个，就从这里乘火车去纽约城里……枕木几乎仍是木材的本色，枕木间已经荒草丛生，有半人高，四围寂寥无人，一种沧桑感油然而生……临别，索菲娅让我们随意挑拣、取用他的书籍和图画……好亲切，多博大的胸襟！多年读他的书，如今参观他的家，让我深深感悟一个问题：做人和做学问，怎能分得开？分开了，又怎能做得好？

芒福德的思考在当今世界益发显得深刻、沉重。当今世界在取得巨大技术进步的同时，又在不同民族文化共处的界面上频发冲突。一些教育家引用狄更斯的话，很恰当地描述了当今这个时代：“当今是一切时代之最好，又是时代之最坏。”（It is the best of times, it is also the worst of times.）

这种局面的确证实了芒福德所论述过的工业文明的二重性上：当今世界的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创造巨大财富和技术进步的同时，又给人类造成了规模空前的灾难和创伤。当今世界的一系列巨大问题正困扰着全人类：技术进步空前飞跃的现今世界，为什么同时又爆发了空前惨烈的民

族冲突和文化冲突、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怎样才能找到人类和谐共处的经久道路？文明的出路在哪里？这个世界上能否找到一个和谐共处的样本？矛盾百出的工业文明注定要被一代新的历史文明所取代，这新一代的历史文明应当是生态文明。这就是芒福德撰写此书时的动机，他比较早地就预见到这些危机，深为之担忧，并且向往到中国来进一步寻求答案。

作为一种回应，中国学者为学习和纪念芒福德，于1995年秋季，借芒福德百年诞辰的机会，在北京举行了学术研讨会，主题是《走向生态文明的人居环境》。索菲娅·芒福德夫人也为大会写了来信。那个会议很成功，可以作为中国学人以综合全面的视角研究城市的一个尝试。

19世纪曾是个大发现的世纪，科学探索在那个世纪里发现了物质世界的微观结构，也发现了人类自身进化的伟大历程。在这个发现的世纪临近结束的时刻，中国人依靠中医药（龙骨）的线索，发现了自己文化内涵丰富的夺目光彩——甲骨文。从而在这个大发现的世纪里勉强作为最后一名“交了答卷”。如今的新世纪，是个把探索和关注都指向未来的世纪。对此，一位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Ernest Boyer）说了很有些警醒的话：

“研究西方文明帮助我们了解人类过去的历史，但是要想了解人类的未来，我们就不得不研究西方以外的文明。”（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对此我们一定要有预见，要有准备，要有贡献。不能再次落人之后，尤其在发觉中国自己城市文明方面，在优化自己的城市研究和建设方面，许多刚刚开始，尚待深化。希望此书的再次出版，能进一步拓展我国学者——尤其是规划建筑界学人和城市决策者——的眼界。

复兴中国社会仰赖科学，尤宜强调经典的社会科学名著。但是过去20年经验证明，仅只翻译、出版优秀名著远远不够，还要仰赖广大教师、学生、科普工作者的持续努力，让科学治理社会的态度传播广泛，蔚成风气。

本书翻译和校订中还得到前辈、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的热忱指导、帮助和援助，专此感谢以下各位：侯仁之，苏天钧，张秉忱，金经元，戴吾明，周一星，阎崇年，黄世正，唐锡阳，冰珊笛（Sandra Bean），瑞·布朗姆里（Ray Bromley），雷苏珊（Susan Rigdon），俞立欣（Yoshiko Kurotsu），卢可欣（Kristen Looney），宋一然，吴逸川，郭京晶，郭秀明，袁宇霞，刘宛瑶，李云，匡淑红，商果，邓亦兵，李陶，王金珠，李华婴，戴梦，赵艳，胡浩森，江伟，金鑫，陈仲华，孙卫东，郑煜，韩冰山，王兰清，徐蓉，等等；谨此一并致谢。

值本书再版之际，回顾往事，谨此深切怀念可敬的芒福德夫妇。前次出版后，获得同行诸多鼓励和指正，热忱可感，深致谢意；这里也要再说一遍，芒翁论著博大精深，译文虽再经校订，误谬仍难尽免，深望方家继续雅正。

宋俊岭

2004年10月11日于北京

juliussong@yahoo.com.cn